

會永義 黃啓方 主編

古今文選

附刊 第三十九號

每份二元 國語日報副刊

郭子儀單騎退敵

司馬光

郭子儀①屯涇陽②，軍才萬人。回紇③、吐蕃④數十萬衆⑤入寇，合兵圍涇陽，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。

是時，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⑦死，已爭長⑧，不相睦，分營而居，子儀知之。回紇在城西，子儀使牙將⑨李光瓚往說之，欲與之共擊吐蕃。回紇不信，曰：「郭公⑩固在此乎？汝給⑫我耳⑬。若果在此，可得見乎？」光瓚還報，子儀曰：「今衆寡不敵⑭，難以力勝。」

昔與回紇契約⑮甚厚，不若挺身⑯往說之，可不戰而下⑰也。諸將請選鐵騎⑱五百爲衛從⑲，子儀曰：「此適足⑳爲害也。」郭晞扣馬⑲諫曰：「彼，虎狼也。大人㉑，國之元帥㉒，奈何㉓以身爲虜餌㉔？」子儀曰：「今戰，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。往以至誠與之言，或幸而見從㉕，則四海㉖之福也；不然，則身沒㉗而國家全。」

以鞭擊其手曰：「去！」遂與數騎⑳開門而出，使人傳呼曰：「令公㉑來！」回紇大驚。

其都督藥葛羅㉒，可汗㉓之弟也，執弓注矢㉔，立於陣前。子

司馬光 郭子儀單騎退敵

儀免胄④⑩釋甲④⑪、投槍而進。回紇諸酋長④⑫相顧④⑬曰：「是也！」皆下馬羅拜④⑭。子儀亦下馬，前執藥葛羅手，讓之④⑮。曰：「汝回紇有大功於唐④⑯。唐之報汝亦不薄；奈何負約深入吾地，侵逼畿縣④⑰？葉前功，結怨仇，背恩德，而助叛臣，何其愚也？且懷恩叛君棄母④⑱，於汝國何有④⑲？吾挺身而來，聽汝執我殺之，我已將士必致死④⑳與汝戰矣。」藥葛羅曰：「懷恩欺我，言天可汗㉑已晏駕㉒，令公亦捐館㉓。中國無主，我是以敢與之來。今知天可汗在上都㉔，令公復總兵於此，懷恩又爲天所殺，我曹㉕豈肯與令公戰乎？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㉖。」

時回紇觀者爲兩翼④⑷，稍前；子儀麾下④⑸亦進，子儀揮手卻之，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。竟與定約而還。

吐蕃聞之，夜引兵遁去。

〔作者〕

司馬光，字君實，宋陝州夏縣（今山西省夏縣）涑水鄉人。生於

真宗天禧三年（西元一〇一九），卒於哲宗元祐元年（西元一〇八六），年六十八歲。（揮塵錄作年六十六。此從宋史本傳及蘇軾撰行狀、神道碑）七歲讀左氏春秋，就能了解它的大旨。有一次在庭院裏遊戲，他的一個玩伴忽然掉在大水缸中，孩子們都嚇跑了，他急中生智，用石頭打破水缸，掉在裏面的兒童隨着水流出來，因而得救。仁宗寶元元年（西元一〇三八），他中進士甲科。神宗時爲御史中丞，因爲和王安石的政見不合，離職以去，絕口不談論時事。哲宗初立，起復爲門下侍郎，拜尚書左僕射，把王安石新法中不便或爲害百姓的，全部罷去，在相位八月而死。贈太師溫國公，諡文正。因他居住涑水鄉，世人因稱「涑水先生」。他爲人篤實坦誠，生活儉樸，是北宋的政治家，也是一位史學家。編著有資治通鑑，著有司馬文正集等書。

一題解

這一篇是從資治通鑑中節選出來的。記述唐代名將郭子儀在代宗



掃描全能王 创建

永泰元年（西元七六五），憑着個人的智勇與威望，使敵人退兵的故事。資治通鑑一共有二百九十四卷，另外有目錄三十卷，「考異」三十卷。從周威王二十三年（西元前四〇三）開始，到五代為止（西元九五九），編年爲史，共歷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除了司馬光的奉敕主編以外，另外還有劉攽、劉恕、范祖禹等宋代碩學通儒助編。「資治通鑑」所敘述的，最多的是軍事、政治，關於文化學術的却是很少。但是去取的謹嚴，網羅的宏富，和批判的精該，已經使它成爲一部不可磨滅的鉅著，司馬光自己說他「畢生精力盡萃於此」。「資治通鑑」這名字是宋神宗御賜的，意思是這部書可以作治理天下的鏡子。替「資治通鑑」作注解的是元朝的胡三省，補正他的有陳景雲、錢大昕等。清朝的畢沅，照「資治通鑑」的體例，作「續資治通鑑」，記宋、元、明三代的史跡，共二百二十二卷。

〔注釋〕

- ① 郭子儀：唐華州（今陝西省華縣）人。他是唐代中興名將。平定安祿山、史思明的叛亂，抵禦回紇、吐蕃等異族的侵略，功勞極大，被封爲汾陽郡王。他曾做中書令，人們因此稱他爲郭令公。生於唐武后神功元年（西元六九七），卒於德宗建中二年（七八一），享年八十五歲。關於郭子儀的生平事功，詳見附錄。
- ② 屯涇陽：屯，駐紮軍隊來防守叫「屯」。涇陽，縣名，即今陝西省涇陽縣。屯涇陽，即駐防涇陽。
- ③ 回紇：種族名。本來是匈奴的後裔；後來屬突厥，和敕勒同族；後魏時號高車，或稱袁紇、烏護、烏紇，到了隋代稱韋紇，唐時叛離突厥，才稱爲回紇。曾經幫助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，賜號回紇，據有現在內外蒙古一帶，這是回紇最強大的時代。唐文宗開成四年，回紇國內大亂，部屬西奔，於是散居現在新疆省東南部；宋元時併於蒙古，號爲畏吾兒，仍據有天山南路；清代稱其地爲回疆，乾隆朝始收入版圖。
- ④ 吐蕃：國名，亦作吐番。就是現在的西藏。現在西藏有「土伯特」之稱，即「吐蕃」的轉音。土人相傳達賴喇嘛所住的拉薩，就是唐代吐蕃屯聚的地方。其種族是西羌的支系。唐初兼併諸羌，雄霸西土，雖然曾經兩次娶唐室公主，但仍屢次犯邊。僖宗以後，逐漸衰弱。宋、遼時都曾入貢。元中統間，改稱烏斯藏。
- ⑤ 數十萬衆：即數十萬人。數目多的稱「衆」。
- ⑥ 入寇：進入邊境侵略。外人犯境叫「寇」。
- ⑦ 僕固懷恩：僕固，複姓，屬鐵勒部落。懷恩世襲爲蕃州都督，勇敢善戰，精於謀略。安史之亂，隨從郭子儀討賊，屢建奇功，封大寧郡王；代宗時，以怨望煽動回紇、吐蕃入寇，中途病死。
- ⑧ 爭長：爭奪領導地位。
- ⑨ 牙將：牙門前的將領，統領元帥的親兵。古代行軍有牙旗，牙旗是旗竿上用象牙來裝飾的旗幟，紮營時則立旗以爲軍門，稱爲牙門。因此官府亦稱爲牙門，後訛作衙門。南部新書：「軍前大旗謂之牙旗，軍中聽令，必至牙旗之下，與府朝無異；近俗尙武，通呼公府爲牙門，字譌變轉爲衙門。」
- ⑩ 公：互相稱呼的敬稱，這裏含尊德崇老的意思。
- ⑪ 固：乃，豈；難道的意思。這裏引伸作「真是」講。
- ⑫ 給：欺騙。
- ⑬ 耳：語尾助詞，作「罷了」講。
- ⑭ 衆寡不敵：意思是說敵兵衆多，我軍人少，不能互相對抗。
- ⑮ 難以力勝：很難用武力制服敵人。
- ⑯ 契約：這裏指盟約，是說友好的同盟。契約本是以發生私法上的效果爲目的，二人以上同意訂立的條款叫契約。有雙務、片務、有償、無償、要式、不要式、口頭、書面等種類。
- ⑰ 挺身：挺身立身軀，表示勇敢不畏懼的樣子。挺，立起的意思。
- ⑱ 不戰而下：不作戰就使敵人投降。下，使敵人屈服的意思。
- ⑲ 鐵騎：指精強的騎兵。後漢書公孫瓚傳：「且廣五千鐵騎於北疆之中，起火爲應。」
- ⑳ 衛從：護衛和隨從的人員。
- ㉑ 適足：正好足以；這裏是反而足以的意思。
- ㉒ 郭晞：子儀的第三個兒子。
- ㉓ 扣馬：拉住馬。
- ㉔ 諫：用正直的言語糾正別人的過錯，即勸告的意思。
- ㉕ 大人：這裏是對於尊長的稱呼。如史記高祖本紀：「起爲太上皇壽，曰：



「始大人常以臣無賴。」即用以稱父親。另外，大人還有以下幾種意思：①用來稱呼有德的人。如論語季氏：「畏大人。」②指聖人而言。③用來指有官位的人。如左傳昭公十八年：「而後及其大人。」④即指公卿大夫而言。⑤用來稱呼地方長老。如後漢書蘇章傳：「見蘇桓公思其教責人，不見又思之，三輔號為大人。」

②⑥元帥：統率全軍的主帥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：「晉作三軍，謀元帥。」此即主帥之意。後來遂用為官名。唐代置天下兵馬元帥、副元帥、行軍元帥等。

②⑦奈何：如何，為甚麼。

②⑧以身為虜：拿自己的身體作為誘敵的東西。虜，本是指作戰時所俘獲的敵人，也用來指奴隸或敵人。如史記韓非傳：「伊尹為庖，百里奚為虜。」

②⑨「即指奴隸；如魏文帝詩：「不戰屈敵虜。」即指敵人。這裏用作敵人的意思。餌，凡可以吃的東西都叫餌，如果餌、藥餌；用來誘魚上釣的叫魚餌，因此引伸可以作為引誘的東西都叫餌，這裏就是這個意思。

②⑩見從：聽從我。

司馬光

郭子儀單騎退敵

③①四海：指中國海內之地。古人的宇宙觀念認為我國地處宇宙之中，四面環海，有東西南北海。這裏的「四海」是「四海之內」的意思，即指天下或全國而言。

③②沒：這裏是死的意思。

③③遂：於是。

③④騎：騎兵。

③⑤令公：中書令尊稱為令公。魏書高允傳：「高允為中書令，文帝重之，不名，呼為令公。」郭子儀曾任中書令，故稱為令公。中書令為中書省的長官，在唐代為宰相之職，掌進擬庶務、宣奉命令、興創改革、除授職官等。

③⑥都督：官名，是一個地區的軍事首領。

③⑦藥葛羅：是回紇的姓，他的名字不詳。

③⑧可汗：西域國主之稱。唐書突厥傳：「可汗，猶單于也；妻曰可敦。」按回紇、突厥、蠕蠕諸族稱其君主為「可汗」，後世蒙古、突厥亦稱其君為「汗」，可能是「可汗」的省略。

③⑨執弓注矢：拿着弓，把箭按在弓弦上。

③⑩陣：軍隊的行列叫「陣」。

④①免胄：脫下頭盔。胄是古代作戰時所戴的，用來抵禦刀箭的頭盔。

④②釋甲：解去甲衣。甲是古代作戰時所穿的護身衣。

④③酋長：本是首領的稱呼，後來專指蠻夷的首領。漢書張敞傳：「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。」這是指盜匪的首領而言。

④④相顧：互相看着。顧的本義是「回頭看」。

④⑤羅拜：羅列跪拜。

④⑥讓之：責備他。讓，責備；之，作代名詞用，即指藥葛羅。

④⑦汝回紇有大功於唐：唐肅宗、代宗時，回紇曾出兵協助平定安史之亂，所以說有大功於唐。

④⑧畿縣：京城附近的縣。接近國都的地方叫「畿」。

④⑨懷恩叛君棄母：是說懷恩阻兵汾、絳，既而叛歸靈武，棄母於汾州。

④⑩於汝國何有：對於你們的國家有甚麼好處？

④⑪致死：是說竭盡全力，不怕死。

④⑫天可汗：唐太宗貞觀年間，西北回紇各部族的酋長到京師上太宗尊號，稱

為「天可汗」，意思是至高無上的君主；從此以後，聖書賜西北酋長都用此稱，西北酋長稱唐朝天子也都用此稱。

⑤②晏駕：是說君主剛死。晏是晚的意思，駕是裝配好的車馬，這裏指君主所乘坐的轎輿（裝飾有鸞鈴的車馬）。

⑤③晏駕，本來是宮車晚出的意思。古代君主剛去世，人們不忍直說，就用「晏駕」來代替，因為君主當晨起早朝，一旦去世，臣子之心，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，故以「晏駕」來代替天子初崩的意思。史記范雎傳：「宮車一日晏駕。」

⑤④捐館：去世的意思。捐，拋棄；館，住宅。國策趙策：「今奉陽君捐館舍。」人死則不能再住館舍，所以拿「捐館」代替去世的意思。

⑤⑤上都：指唐代的都城長安（今陝西省西安市）。上都猶言京都。

⑤⑥我曹：猶言我們，我輩。

⑤⑦謝過：猶言賠罪，即對所犯的過錯表示歉意。

⑤⑧兩翼：是說分成兩邊，有如鳥的兩翼。

⑤⑨麾下：又寫成「戲下」，即部下。麾



是旌旗的一種，用來指揮軍隊；麾下意思。即指被指揮的人，所以是「部下」的⑤遁：脫逃。

〔語譯〕郭子儀駐紮在涇陽，軍隊才一萬人。回紇、吐蕃數十萬人入侵為寇，合兵圍攻涇陽，子儀命令諸將加強防禦，不可以應戰。

那時，回紇和吐蕃聽說僕固懷恩死亡，已經互爭領導權，彼此不和，分開營壘來駐紮，子儀知道這種情形。回紇駐紮城西，子儀派遣牙將李光瓚去遊說，要和他們共同攻擊吐蕃。回紇不相信，說：「郭令公是在這裏嗎？你不過是欺騙我罷了。如果在這裏，可以見他嗎？」光瓚回去稟報，子儀說：「現在敵衆我寡，不能抵擋，很難以武力取勝。從前和回紇的盟約非常深厚，不如挺身而出，去向他們陳說利害，可以不經作戰就使他們屈服。」部將們都請子儀挑選強悍勇武的騎兵作為護衛和隨從，子儀說：「這樣反而足以造成禍害。」他的兒子郭晞拉住馬頭進諫說：「那回紇如虎如狼的殘暴貪狠。父親，您是國家的元帥，爲甚麼要冒生命的危險，拿自己的身體作餌去引誘敵人呢？」子儀說：「現在如果彼此交戰，那麼我們父子都死，而且國家很危險。我去以真誠之心和他們談和訂盟，或許能夠幸運的聽從我，那麼這是我國家百姓的福氣；否則，我只好犧牲自己以保全國家。」用馬鞭打着他的手說：「去吧！」

於是子儀和幾個騎兵開城門而出，到了回紇的陣前，派人傳呼說：「令公來了！」回紇大感驚奇。回紇的都督藥葛羅是可汗的弟弟，拿着弓箭按在弦上，站在陣前。子儀脫下頭盔，解去甲衣，把槍投在地上，然後進入回紇的陣地。回紇的酋長們，互相看了看，說：「果然是郭令公啊！」都下馬羅列而拜。子儀也下馬，向前握着藥葛羅的手，責備他說：「你們回紇對唐朝有大功勞，我們唐朝報答你們也不薄，爲甚麼違背盟約而深入我們的土地，侵略逼迫我們京畿的郡縣？你們拋棄了從前的功勞，結下了怨仇，違背了恩德，却幫助叛臣僕固懷恩，爲

甚麼這樣愚昧呢？何況懷恩是背叛他的君主、拋棄他的母親，不忠不孝，這樣的人對你們國家有甚麼好處？我挺身來到你們這裏，是要任由你們縛縛我、殺我，我的將士一定會拼死命和你們決戰到底！」藥葛羅說：「懷恩欺騙我，說天可汗已經崩逝，令公您也已經去世，中國沒有天子，因此我敢和他們一齊來。現在既然知道天可汗在上都，令公您又統兵在此，懷恩更遭天譴而死，我們難道願意和您作戰嗎？現在請爲您盡力攻擊吐蕃，以彌補我們的過錯。」

那時回紇圍觀的人分成兩旁有如鳥的雙翼，稍一向前，子儀的部下也前進，子儀揮手示意他們後退。於是取出酒來和回紇的酋長們共飲。終於和他們約定而平安的回來。

吐蕃聽說這種情形，夜裏領兵逃遁而去。

〔附錄一〕單騎退敵

何澤恆

我國古書所載，一人單騎入敵陣，功成而還的例子，實在不算少數。如兵略纂聞記載，明朝的開國大將常遇春，他追隨大將軍北征；平定了山東各郡，攻破了汴梁，於是繼續進攻河南。當時元兵五萬人屯駐在洛水之北，準備迎戰他的軍隊。常遇春將陣勢佈置安定以後，便拿着弓矢，單騎闖入敵陣。元兵以二十騎來刺殺他，常遇春發了一箭，射倒了當先進犯的敵人，然後大呼而入，他麾下的壯士也隨之殺過來，盡殲二十敵騎，於是元兵潰敗，河南以下各郡邑也就統統平定了。

同書又記載東丘侯花雲隨從皇帝在臨濠，皇帝命令他率領軍隊，攻打滁州。花雲單槍匹馬前行，路上遇到賊兵數千人，於是拔劍躍馬，衝過敵陣。賊兵大驚，都說：「這位是黑將軍，不可與他爭鋒。」

甚至連通俗小說的三國演義，也有一段「張翼德大鬧長坂橋」的故事：「張



飛圓睜眼，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，旛鉞旌旗來到，料得曹操心疑，親自來看。飛乃厲聲大喝曰：「我乃燕人張翼德也！誰敢與我決一死戰！」聲如巨雷。曹軍聞之，盡皆股栗。……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，頗有退心，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腳移動，乃挺矛又喝曰：「戰又不戰，退又不退，却是何故！」喊聲未絕，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，倒撞於馬下。操便回馬而走，於是諸軍衆將一齊望西逃奔。——這一段描寫生動極了，把張飛那一夫當關，萬夫莫敵的氣概繪畫得栩栩如生。

然而，以上這幾個故事所記述的，都不過是個人的勇武，到終極也不過是以一敵衆、以一殺衆而已。這種勇力固然值得佩服，可是，中國人所看重的，却不是這種匹夫之勇；中國人所看重的，是以德服人，一切皆「以和爲貴」；是要不動一兵一卒，而以一己的威信忠義，使敵人感化，化干戈爲玉帛，化乖戾之氣爲祥和。如本篇所述郭子儀單騎退回紇之師，正是絕好的例子。郭氏的勇氣絕非來自個人的武力，而是來自他對一己威信的自信與前此在敵我兩方所建立的威望。這又豈是終日着意於武力的人所能夢想到的境界？

和本篇記載相類的故事尚多。如後漢書記載有一個名趙蕙，字伯陽的人，當時江南未通，朝廷便派他爲簡陽侯，前往江南。他不肯接受朝廷的軍隊，反而單槍匹馬前去，江南的部吏開始不想接納他，後來他顯示威信，吏民才降服。

廬江七賢傳說，陳衆輔佐統治州縣，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到縣城，大家請陳衆以恩信向賊兵明諭招降，陳衆便隻身前往賊巢，以信義告諭賊衆，最後竟能成功地說服了他們。

唐書裴懷古傳也記載有安祿山的叛逆黨羽歐陽倩等爲數幾萬人，掠奪侵沒了州縣。裴懷古當時爲桂州都督，負責招慰討擊反賊的任務。他先送去一封書信，告諭賊兵利害禍福的關鍵，賊兵於是投降，自願做他部下的官吏。可是不久之後

，又再背叛，竟侵掠一番而去。裴懷古以爲只有用至誠才可以感動敵人、攻破敵人，於是便輕騎而往。有人對他說：「這些獠夷極難親信。你給他們，他們尚且不信，何況你還想要他們放棄已經掠奪到的東西？」裴懷古回答道：「忠信可以通神明，何況是人呢？」於是便單車撫諭叛賊，歐陽倩果然大喜出降，並且盡數歸還所掠奪之物。

中國人歷來重視修德。孔門教學，即有德行一科。孔子弟子三千，夫子所最看重者爲顏淵。顏淵早卒，一生根本無所謂事功建樹，而德行一門，却不得不以他爲代表。北宋周濂溪對程明道、程伊川兄弟說：「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？」二程聽了以後，不覺吟風弄月而歸。這正是中國人道德精神所在。馬上殺敵萬千，固然勇猛無匹，但中國人尤尊崇以德服人者。郭子儀、裴懷古單騎赴敵，一個說將示以至誠，一個說忠信可通神明，自必有一種如孟子所言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」的氣概懷抱。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，尤非那些一將功成而萬骨枯萎的勇將所能比擬。若說世上果有真正愛好和平的民族，中華民族自可當之無愧。

〔附錄二〕 郭子儀 (節)

龐景隆

一、時代背景

唐太宗貞觀年間，國家強盛，西北各族酋長來朝，共上太宗尊號，名「天可汗」。所謂「天可汗」，就是中外共同擁戴的大君，好像是「萬王之王」的意思。這時候各蕃邦紛紛派遣王子來華，侍衛天子，並派學生、僧侶來華留學，而自動歸化中國，此外來華傳教、貿易的，也一天一天多。到了唐高宗時，滅高麗、百濟；漠北及中亞各蕃邦，也先後歸附，請求派官治理。唐遂遣使前往，設立都督府和刺史州，以各邦君長爲都督刺史，所以這些州府，都稱爲唐朝的「羈縻州府」。這時候大唐的版圖，東至韃靼，西至底格里斯河，北到西伯利亞。玄宗開元天寶時期，國勢更爲強盛，各蕃邦向中國來稱臣納貢的更多。像突騎施、小勃



律、吐火羅諸國，都奉玄宗爲父，玄宗每次頒賜聖書，都稱他們爲「兒可汗」。所以各蕃邦依賴唐朝，都像赤子依賴父母一樣。那時候社會繁榮，民生安樂，真是前古未有的盛世。

可是到了天寶後期，由於天下承平太久，玄宗年老，便漸漸的腐化了。他不但縱情聲色，而且任用奸臣羣小，把國家的政治，弄得紊亂不堪。玄宗先後以李林甫及楊國忠爲宰相，這兩個人都是結黨營私，貪圖權位，妒賢害能，罔顧社稷的奸臣小人。李林甫爲要鞏固自己的相位，不使立功疆場的功臣得勢，曾建議玄宗，大量引用蕃將爲節度使，並廢除廂兵制，由各軍募人爲兵。他的理由是：文臣爲將不能捨身取義，不如用窮苦的胡人；因爲胡人勇敢善戰，如能以恩誠去接待他們，必能使他們願爲國家死難。玄宗受了他的欺騙，便引用安祿山、安思順、哥舒翰、高仙芝等爲節度使。

安祿山是營州（今熱河朝陽縣）雜胡，爲人精明狡猾，通曉六種語言，每和契丹作戰，都要生擒契丹將吏回來。因此積功升爲平盧兵馬使；不久，又兼任范陽、平盧、河東節度使，晉封爲東平郡王。擁有幽、燕、代、晉勁卒，以及契丹、同羅、靺鞨、與奚的各蕃騎兵，總計二十萬人。後來安祿山因與楊國忠不合，大得知楊國忠常在明皇面前告密，說他謀反，便以討楊國忠爲名，於天寶十四年十一月，在范陽（河北大興）造起反來。河北州郡原爲安祿山的轄地，二十萬軍分五路進攻，所過之處，望風叛降，安祿山便很快的渡過黃河，攻陷洛陽，進據潼關。玄宗不得已，放棄長安，匆忙西走，到了馬嵬坡，爲了安撫軍心，便殺了楊國忠，並將楊貴妃賜死，又把皇位讓與太子李亨，自己逃往四川。天寶十五年七月九日，李亨在靈武即位，是爲肅宗。

當玄宗得到祿山造反的消息以後，即以郭子儀爲衛尉卿，兼靈武太守，朔方節度使，命他統率所部東征。及肅宗即位，又命子儀將兵五萬，前往靈武，安定民心。旋又任子儀爲兵部尚書，起兵討賊。郭子儀在國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，挺身而出，終於戡平叛亂，肅清邊患，使唐室轉危爲安，化險爲夷。安史之亂是以文化低落的邊族，想要顛覆代表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唐帝國，那些野蠻民族，只知騎射戰鬥，根本鄙視中國的文化，假如沒有郭子儀的扶傾持危，削平大難，天寶以後的中國，也許要成了異族統治的局面；中國文化的遭受破壞，其情形就不堪設想了。所以郭子儀不只是再造唐室的名將賢相，也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偉人，他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上，實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。

二、家庭身世

郭子儀是唐華州（今陝西華縣）鄭縣（華縣西七里）人。他的父親敬之先生，曾做過綏、渭、桂、濤、泗等五州刺史，後因子儀貴顯，贈太保，追封爲祁國公。子儀生於武后神功元年（西元六九七年）九月，他的家可以說是個軍人家。他在幼年時代，自然會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在他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這一階段，正是開元盛世，他的家西距長安首都只一百八十里，他的見識既廣，胸襟自然開拓，對於國家、民族的觀念，也自然較爲濃厚。他的體貌俊偉，身高六尺有餘，在開元時，參加武舉考試，名列前茅，補爲左衛長史，這時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。當他在并州做一名低級軍官的時候，曾因違抗命令，觸怒長官，被判死刑。在行刑以前，巧遇大詩人李白，李白見他器宇不凡，神色不變，知爲國家有用的人才，便竭力營救出來，又勉勵他以後要努力自愛、報効國家。後來安祿山造反，李白爲永王璘（玄宗子）的僚屬，璘也舉兵反叛，戰敗被殺，李白下獄，罪也當死，幸虧郭子儀以官爵贖了他的罪，才得免去一死。李白有知人之明，郭子儀感恩圖報，都是歷史上的千古佳話。

郭子儀自此累遷爲單于都護府（今綏遠托克托縣）副都護，振遠軍使。天寶八年，在木刺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（綏遠），以子儀爲軍使，兼任九原（綏遠五原縣）太守，朔方節度右兵馬使。這時的節度使便是安思順，副使是李光弼，他的大才雖是漸漸的受到重用，可是論年齡，他已是五十四歲的人了。

三、再造唐室

安祿山叛唐，郭子儀奉到朝廷的征討詔令，感到非常快慰，認爲這是他報効國家的難得機會；可是他的部下僚佐，却有來勸他加以考慮的。他們以爲安祿山的手下，兵強將悍，起兵叛亂以來，勢如破竹，朔方軍不過一萬多人馬，那裏是他的對手？子儀却說：『國家平日養兵設將，就是爲了解救國家危難，目前正是需要軍人效命疆場，怎可以臨難退却呢？』於是，朔方軍就在郭子儀的正確指揮之下，向東部挺進了。

郭子儀在朔方節度右兵馬使任內，曾與朔方節度副使李光弼同事，但因彼此治軍的意見與作風不同，彼此頗有宿怨，以至同席共餐，不交一言。現在子儀既代思順爲節度使，握有生殺大權，光弼深恐被害，正想亡命他去，却不料奉到命令，要子儀撥出人馬一半，歸他指揮，更加恐懼。因此求見子儀，向他表示過去



的過錯，並請免除一切罪愆。他說：『我死固然甘心，但請饒恕我的老母和妻子的性命。』子儀安慰他說：『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現在國家處於極大的危難之中，非你同心協力，實無法負起東征的任務，我們應該合力為國討賊，不應記念過去私怨的。』當時子儀就遵照詔令指示，分兵一半歸光弼指揮，並向朝廷力荐光弼，出任河北、河東的討賊重任。所以，天寶十五年五月，玄宗就任李光弼為河東（今山西省）節度使。從此兩人同心合力，為國討賊。郭子儀的公忠體國、不記私仇，實可以做為千古的風範。

這時安祿山的叛軍，已經席卷河北，郭子儀便和李光弼兩人，統率所部，忙出井陘，進攻安祿山的後方。在九門（河北蒿木城）一戰，打敗了賊將史思明；南攻趙郡，又在嘉山擊潰了安祿山的精銳援軍。郭子儀的聲名，遂無人不曉，而唐朝的民心士氣，也大大的振奮起來。河北十餘郡的淪陷地區，到處有起義的武力，殺死安祿山所派的官吏，插上唐朝的旗幟。

郭子儀正要乘勝北上，攻取安祿山的老巢范陽，而潼關、長安却先後陷落，玄宗入川，太子李亨即位靈武，急詔子儀與光弼兩部，到達靈武。到了次年五月，安祿山被其子慶緒所殺，肅宗想大舉反攻，就以子儀為司空，兼關內、河東副元帥，於九月上旬，率兵十五萬，進攻長安。臨行時肅宗對子儀說：『國家的前途完全寄托在這次東征了。』子儀回答說：『這次東征，一定要求得勝利，萬一有失，我只有一死，來報答國家。』同月二十七日，就在長安西面香積寺的一次會戰中，果然獲得勝利，殲賊六萬，俘虜二萬。賊將張通儒守長安，聞安守忠，李歸仁兵敗，乘夜逃走，官軍在第二天入長安，民衆數十萬，夾道歡呼，都說：『沒有想到今日得見官軍！』

子儀使官軍在長安休息三天，又率師東討。此時賊將嚴莊，率兵十萬赴陳州，與張通儒等共抗官軍，官軍到陝縣西面的新店，與賊兵相遇。子儀橫衝賊營，又派回紇軍突襲敵後，叛軍遭到前後夾擊，因而大敗，十五萬大軍，幾乎全部被殲，賊將嚴莊，只好匆匆逃回洛陽，把安祿緒帶走，北渡黃河，奔向相州（今河南安陽）而去。子儀遂於十月十六日收復洛陽。

兩京收復後，肅宗由鳳翔東歸，回到長安，同時玄宗也自成都北上。這時河東、河西、河南，全部平定，當然是以子儀的功勞為最高，遂加司徒，封代國公，食邑千戶。當郭子儀率部回長安時，肅宗在灊上以隆重的儀式，歡迎他凱旋歸來；並慰勞他說：『雖是我的國家，實由卿再造。』子儀頓首感謝，回答說：『

臣無非是盡了軍人的天職罷了。』接着玄宗也由四川回到長安。子儀又奉詔赴洛陽，負責肅清河北境內，尚未平定的叛逆。這時安祿緒的許多部將，都歸向了唐朝。肅宗乾元元年，郭子儀又在黃河邊上，打敗了叛將安思忠，並把他生擒過來，到長安獻俘。肅宗令文武百官到城外迎接，又升子儀為中書令。可是，由於宦官李輔國和魚朝恩的操縱朝政，妒賢害能，反使肅宗解除了郭子儀的兵權，以致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陽，進逼長安，使得唐朝的中興大業，受到嚴重挫折。

四、安危所繫

宦官李輔國和魚朝恩，深怕郭子儀的功勞太大，會影響到他們的地位，便聯絡安祿山的一批降將，又保荐史思明為歸義王，仍作范陽節度使。同時建議肅宗，調九個節度使，組成聯軍，掃蕩安祿緒的殘餘武力，而以魚朝恩任觀軍容宣慰使。因此，在圍攻相州時，由於缺少主帥，指揮不能統一，又加上史思明再度叛唐，去救助安祿緒，反為安史所敗。魚朝恩出任觀軍容宣慰使，原為要功，降低郭子儀的地位，此時又把戰敗的責任，推到郭子儀身上，由肅宗在乾元二年七月，解除了子儀的兵權，把子儀召回京師。同年九月，史思明攻陷洛陽，進逼長安，肅宗授子儀為鄆寧、鄆坊兩鎮節度使，防備吐蕃。次年上元元年九月，任子儀為諸道兵馬統帥，令率禁軍及河西、河東諸鎮兵，由朔方大同、直搗范陽。詔書下達十餘日，又為魚朝恩所阻，偏得肅宗又把成命收回。直到上元三年二月，為恐河中、太原兩鎮有變；又因後輩將領不能鎮壓，才命郭子儀為朔方、河中、北廷、潞儀、澤沁等州節度使，兼興平定國副元帥，進封為汾陽郡王，出鎮絳州。廣德元年四月，宦官程元振，擁立代宗即位，仇視元勳老將，又在代宗面前，說郭子儀的兵權太大，恐生意外，請代宗罷免了子儀的副元帥，派為肅宗的山陵使，子儀奉命之後，便去看守坟墓，毫無怨言。

郭子儀去職，接替副元帥職務的，是胡人僕固懷恩。他既不滿意宦官專權，又見子儀去職，唐軍失去重心，便在河東叛唐，勾結吐蕃、回紇，集結兵力二十餘萬，攻佔涇陽，直逼長安。代宗這時再令子儀為關內副元帥，鎮守咸陽。可是子儀脫離軍職已久，沒有一兵一卒，只找到舊部二十餘人，隨往就職。當子儀趕到咸陽，敵兵又逼近長安城下，代宗慌忙出走去陝州。子儀不得已，又從咸陽奔回長安，在途中聽說長安已失，就在途中收集散卒，又向附近郡縣，徵集民兵，合計僅只四千人，即將長安收復。代宗在長安收復後，賜他鐵券，表示在任何情



況之下，都不會加罪於他，並把他的像畫在凌烟閣上，紀念他的功勞。

僕固懷恩既反，汾州別駕李抱真脫身歸來，對代宗說：『朔方將士思念郭子儀，像子弟思念父兄一樣，如以子儀領導朔方，他們自會歸服過來。』代宗深以為然，遂以子儀為關內副元帥。因而在歷史上留下「單騎退敵」的佳話。（見本期正文）

當吐蕃連夜逃跑的時候，郭子儀下令乘機追擊，一直追到靈武，雙方發生猛烈戰鬥，反覆衝殺，血肉橫飛，無幾無幾，同為冤鬼，結果吐蕃軍大敗，死傷了五萬多人，活捉了一萬多人，郭子儀這種冒險犯難，臨危不懼，出生入死，忠貞為國，一舉而平定了兩大邊患，實在是值得世人欽敬、效法。

回紇人為甚麼那樣尊敬郭子儀，不是沒有原因的，據史載，有一次回紇以馬一萬匹，要求賣與唐朝，剛巧國庫的銀錢有限，朝廷只答應購買一千匹。這時候郭子儀馬上請求朝廷，讓他捐獻一年的薪俸，以便購買這一萬匹馬，由此可見，他對邊疆民族的聯絡，是費了一番苦心的。他這種以誠待人，重義忘利的行為，真是所謂「柔遠人，懷諸侯」的仁義之風，自然他一出馬則四方歸服。

此後大曆二年九月，吐蕃再寇涇州，子儀率步騎三萬，前往圍剿，大敗蕃軍。三年八月，吐蕃軍十萬，寇靈武，子儀率師五萬進剿，又把他們打敗。同年冬，朝廷以西蕃屢次入寇，即令子儀移駐邠州。大曆八年，吐蕃軍十萬又寇涇州，也為子儀擊退。子儀於九年二月辭職不准，已是七十八歲的高齡了，依然站在國防最前線上。直到大曆十四年，代宗崩，德宗即位，才下詔令子儀還朝，賜號尚父，時已八十三歲，又兩年，死於自宅。

由此可見郭子儀是以一人繫唐室安危，有三十年之久，唐朝的危而復安，可以說全是郭子儀一個人的功勞。

五、史事述評

郭子儀功蓋天下，福祿壽考，綱鑑說他是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的第一個偉人。他的立身處世、待人接物，以及效忠國家、任事負責的精神，前人的評論頗多。我們從他的史蹟中，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的幾點：

第一就是「謙虛為懷」。代宗廣德元年，子儀擊走吐蕃，賜位太尉，他以太尉居三公之首，職位太高，堅辭不受。代宗不得已，始准辭去，以成其謙德。二年十月，又以驅走吐蕃的功勞，命為尚書令，這是特殊的榮寵，只有太宗和德宗王時，曾任此官，餘不輕易授人。子儀堅辭至再至三，代宗始手詔准辭，並將

他的這種謙讓之德，宣付史館。

第二就是「待人寬厚」。郭子儀不挾私報怨，不乘危邀君，他與李光弼交怨交歡，有如日月之蝕與日月之光；他使朔方將士懷恩懷德有如子之對父與弟之對兄，就是他寬厚的表現，和因寬厚待人所獲的結果。

第三就是「任事負責」。郭子儀是一個負責盡職的標準軍人，他每次臨危受命，都能不避艱苦困難、不計個人生死、完成任務。僕固懷恩叛亂，受命討賊，以少數士卒，收復長安，就是一個事例。他每次在免職以後，都毫無怨怒，仍願意隨時替國家效勞，重披征衣，再上戰場，就是對於國家責任未盡的表示。

第四就是「為國效忠」。郭子儀忠於國家，有死無二。他雖然一再受到奸臣讒言，被免職務，他對國家的忠貞不二之忠心，毫無動搖，而且每有詔令，無不即日應詔。這種不計個人毀譽，只知效忠國家的精神，實為國民模範。

最後一點所要說的，就是郭子儀長於用兵作戰，不但每戰必勝，而且常能以少勝多。這是因為他足智多謀，長於運用硬打硬拼的以外方法，去擊潰敵人。例如：他與李光弼進討安祿山，南攻趙郡，遇到了祿山的精銳部隊，他就運用「堅壘自固，賊來便守，賊去就追，白天耀兵，夜襲賊營」的戰法，使得賊兵不能休息，等到「賊已倦怠」的時候，才開始進攻。又如：僕固懷恩陷長安，子儀由咸陽回師援救，只派部將孫全緒率二百人馬，由藍田繞道，到達長安附近的韓公堆駐營，白天樹起了無數的鮮明旗幟，夜晚燃燒無數的火炬，不斷的擊起進軍的戰鼓，使得佔據長安的賊兵，驚惶不定；另一面，又派出許多民衆，傳播謠言，說郭子儀的大軍，快到長安；夜間由潛伏在城裏的人員，擊鼓呼喊，吐蕃的軍隊不知虛實，便連夜出城逃跑了。

郭子儀，生於唐代武后神功元年（西元六九七年），死於德宗建中二年（西元七八一年），享年八十五歲，一生征戰，無往不利。歷事玄宗、肅宗、代宗、德宗四朝，在我國所謂「三朝元老」，就是表示「功高望重」，而郭子儀是四朝元老，那功勞之高，威望之重，就更不用說了！不但以一身繫天下安危；且再造唐室，維繫中華文化於不墜；不自以為功，不計人之怨；國家無事，任由朝廷罷免（即使是由於讒言中傷），毫無怨怒；國家有事，聽憑朝廷指使不稍猶豫，似郭令公者，豈僅民族英雄而已哉！

